

## 梅淑貞散文選 (1980-82)

### 【導 讀】

梅淑貞 (1949-)，祖籍廣東台山，出生於檳城。吉隆坡拉曼學院商學系畢業，現任職於八打靈市某大工廠的會計師。寫詩、散文、小說、翻譯。曾獲得大馬華人作協小說獎和散文獎。自一九八三年起至八六年止，擔任《蕉風》雜誌執行編輯。梅淑貞以詩聞名，她的《梅詩集》(1972)是七〇年代馬華文壇最受好評的詩集之一。翌年，她與牧矜奴合譯了一部詩集《湄公河》(1973)。十餘年後，她才出版了散文集《人間集》(八打靈市：人間，1985)。

張錦忠認為「《人間集》有怨有怒，寫情寫景兼長，裡頭的文字，十分人間，十分燈火」(〈人間燈火——跋梅淑貞《人間集》〉1985)；此書共分三輯，第一輯即如張錦忠所言，有怨有怒，字裡行間畢露鋒芒，一如馬華雜文傳統裡的匕首。馬華文人的百態，皆難逃法眼。第二輯較像書評文章，見解犀利，往往能夠在很短的篇幅裡，直取核心。第三輯是較純粹的散文，本卷所選的五篇散文，皆出自此輯。

〈尋找一片樂土〉(1981)是現代版的〈桃花源記〉，此文不以美景取勝，而是出色的敘述語氣。她娓娓說著一個很值得沉溺的時空，每個角落不斷有新的發現，不斷引發都市訪客的驚歎，來回渲染反覆烘托。一種英式的閒暇，悠悠舒展開來，令人難以招架。

其餘四篇屬於比較罕見的都市散文，她的抒情筆調跟八〇年代

風行於台灣的都市散文截然相反，就可讀性來說，更勝一籌。

〈雙城記〉(1982)寫的是百萬人口的首都吉隆坡和它的衛星市八打靈 (Petaling Jaya)，梅淑貞透過時間和空間的錯位式對照，從現在居住的八打靈市，遙遠十年前吉隆坡，記憶裡美好的片段重現於筆下，用窮學生的心情再度走過長長的峇都律 (Batu Road)，走回投降街的木屋村，今非昔比的對照，對都市化的感慨遠比凌厲的抨擊，更為深刻動人。〈風入長堤〉(1982)寫的是新加坡，從馬來西亞最南端的柔佛州有一條長堤貫穿狹隘的海峽，銜接新加坡。梅淑貞對這座大都市的感覺很複雜，它忙亂，但因為風和海的緣故，「日落前總有一個暖融融的懶洋洋的下午，空氣裡帶有一點鮮而甜的雨絲」，生活中仍然有如此詩意的時光。這種真實、甜美的感覺，常常被制式化的都市文學作者故意抹煞掉。

〈夜攤〉(1982)寫她家鄉檳城的夜市，以工筆去勾勒記憶中每個難以忘懷的細節，從那長長柔媚的尾音，到油煙火氣，多層次的重構了家鄉的感覺結構。吃，本來就是檳城的場所精神。於是，一座回味無窮的美食之島，在梅淑貞的味蕾中熱騰騰的活了過來。

面對這麼一個不斷汰舊換新的現代化社會，懷舊與今昔對照的感受，自然成為梅淑貞散文的重要元素。尤其念念不忘的「石頭街」(Batu Road 的本意)，恍惚而迷離的〈石頭街夜雨在灑〉(1982)即是一篇感情豐厚的都市散文。透過現實生活中的真實的情節，重返記憶中的時空，以及湮沒在街道背後的打石業歷史。這條街道的個人記憶和歷史身世，只能默默消逝在「街燈越來越闌珊的夜雨中」。

梅淑貞以懷舊之情、優美如詩的言語，描寫對不同都市的感受；同時在示範：都市空間裡的時間記憶，是最珍貴的寫作視角和元素。可惜這個啟示，並沒有獲得後來者的重視。

## 尋找一片樂土

他們都走了。一個繼一個就這樣的飛走了。飛向南端或北端，從柏斯到英倫，遙遙數千哩，只爲了尋找一片樂土。他們都說：這裡我們怎可以再待下去呢？快要沒有立足之地了。他們都說：一定會有另一塊樂土的，一定會有另一塊樂土的，可以讓我們安居、樂業、繁殖、教養以及終老。

但我卻在彭亨州找到我的桃花源，海拔四千多呎的福隆港。

在那裡，木槿花開得像向日葵一般大，城裡來的人一面「嘩」、  
「嘩」的叫著，一面把臉貼著花拍了一照，以便下山後，可以有圖爲證一番。待看到屋外大如瓷碟的蟹爪菊與小如鈕扣的黃雛菊時，更是一陣不小的騷動。整個山峰都是城裡人的嘩嘩聲。

那些果實纍纍的朱欒，或淡青或淡黃，雖然奇酸無比，卻成了餐桌上不可一日無之的佳品。以後的三天，不是朝飲其汁，便是夕餐其果。吃著菜園裡新摘的綠得可以刮下一層油的瓜菜時，便會覺得活著還是最好的。

而活得好，您說，不也是人世裡最好的報復嗎？

我住的地方，是英國人建的別墅，高柱、石牆、曳地的通花窗簾，是甚有氣派的豪門巨宅。從樓下遊蕩至樓上，又從樓上遊蕩至樓下，四間套房，五間雙人房，三大起居室，好像怎樣走都走不完。

十一月中旬，東北季候風將起，下午三時許，我披著風衣，走在陰雨微微的戶外，等著被叫去喝下午茶。奇怪的抬頭看，那些羊

齒類植物，竟然可以長得那麼高，有三、四十呎那麼高。有些已經光禿了，但還有更多的在蠢蠢欲動。他們是地球上最古老的植物，雖千萬年，縱然人世間已經歷無數的朝更代換，仍是蒼翠的生機勃發。

啊！怎麼可以不提別墅裡的伙食呢？一天四餐，早餐是英式的火腿煎蛋，午飯為中餐，下午茶的甜品是夾凍果子醬的蛋糕，再加上歐陸式的晚餐，還有一天到晚喝個不停的咖啡，城裡來的遊客都笑謔說：再住下去，必須穿沙籠\*才可以下山了。

在山上，十一時過後才送來當天的報紙。沒有收音機，也沒有電視機，什麼機也沒有，和下面的世界幾乎完全斷絕，人際的是非恩怨，又諸如紙糊的獅子納不納得進國家文化的紛爭，彷彿都是身外之事。一夕之間，在措手不及或遙遙無聞下，吉隆坡塌成了龐貝城，亦未可知。

入夜後，壁爐的火點起了，蜷縮在火爐邊取暖，讀著羅倫斯的書信，隔一段時間便向爐中扔進一兩塊木材，火焰跳動，發出滋滋聲，一面覺得驚奇，他怎麼有那麼多信可寫，似乎天天都寫信，「親愛的……」、「親愛的……」、「親愛的……」，還可以出成書，呵真了不起，真了不起。

看他的書信看得倦了，便開著床頭的小燈朦朧睡去，只聽見一個聲音輕輕的說道：這裡好靜好靜，啊你聽，連一絲蟲聲都沒有。何必再出去尋找桃花源呢？這裡便是。

[\*編者註]：沙籠、紗籠，或沙龍 (sarong)，在此指的是馬來人傳統圍裙，也是南洋地區沙龍一詞最普遍的含義，跟法語 salon 無關。

## 雙城記

從這城至那城，距離只不過十哩，但今日，站在這裡回頭望，中間已隔了十年漫長而短促的日夜，或晨夕。

回頭望，不需要翻山越水的去看，只須面向著東北，便可看到那座壓擠了一百萬人口的都市，那都市，那條名喚投降街的木屋村，曾經在那裡作了九個月的房客，當我還是她百萬分之一的時候。

如果不是這連場豪雨，如果不是今夕的雨竟可成災，如果不是有這個不憂亦不喜的機會坐在窗前，一扇永遠開向西的大窗，看到的盡是墨黑墨黑的夜，也不會回去那條投降街，十年前已被白蟻蟲蝕的木屋村。而十年前已經垂垂老矣的木造房子，是否早已向今年二月便已開始的風雨季節投降？

但十年前我曾經有過一個朝向東方的小窗，每天清晨起來讀書，最先碰面的便是一個猶未熱力四射的朝陽；晚上時又坐在同一個地方讀書，伸進來的卻是幾張詭異詭異的芭蕉樹葉掌。那地方，自搬離後便沒有回去過。只有魂魄曾經回去，好多次，在夢中，每次都同樣的被那幾張奇怪的芭蕉葉所驚醒。

我如今居住的城，人口只有那城的五分之一，但根據市場調查，這是全馬最布爾喬亞的地方，幾乎每一戶人家都有汽車，而現代家庭的現代配備，更是無戶無之。換言之，這是購買力最強的城市。但有什麼用，對一個城裡人，這裡並不安全，我久已忘了散步的滋味。

但從前，在那城的時候，差不多每個傍晚飯後都會走上走下長長的峇都律，在夜攤子前東張西望，買東西的機會不多，因為是個窮學生，但那時，那時只要能站著看看也好。看得心滿意足了，便又走回去坐在黑漆漆的窗前苦讀，就這樣夜復夜的過了九個月。那時候，不曾擔心過半路會被人攔途搶劫的事。

但這裡，這個布爾喬亞人高度集中的城市，車停放在收費的停車場，也會有被人打碎玻璃鏡甚至整輛車也被偷掉的危險，更不要提在路上行走了。難怪從來就不見有人在街道旁散步，也就理所當然的沒有行人道的設施。從這一區到下一區，再到另一區，都是面目大同小異的瓦磚石灰房子，一幢幢墓碑一樣的直立著，荒涼而單調。但連這樣一個無景無致的地方，人們也一樣可以開花結果。這裡的兒童，他們聽不見鳥鳴蟬叫，看不見樹木森林，從沒有溪流為他們濯足，不知牛羊為何物，也不曾嚐過在荒山野地上放風箏的滋味，但他們有電視劇可看，有超級市場可以去逛，也有電子遊戲機可以讓他們去沉迷。而這並不是什麼遺憾，對於這城裡富足的人們。

但一個曾見過天國之門敞開的人，夜空也一樣可以看到白晝。只要朝向東北望，即使從前的錫礦場已灌成人工湖，即使鄧普勒公園中的樹木已被砍伐殆盡，即使彼城如此城，亦一樣的不再安全，但十年前，我曾在那座木房子裡，面向一扇打開向東的小窗，朝朝暮暮的，在那裡讀書、遙望、寫信，以及遐想。

## 風入長堤

原來南方的這條海峽，竟也是綠的。與北端的那條水道一樣，同一種植物的顏色，一般的油潤，一般的柔滑。但在那個多風的下午。三時過後，風裡夾纏著一點微雨，最快樂最悠閒的，卻是飛揚的柔髮。那一波一波的海浪，都已凝固了，在一張背景是另一個島國的照片上。那個一衣帶水的地方，小時候最早接觸的一個成語，一跨過海，便是另一個需要遞上護照的疆界。

遠看乍是全白色的高層建築物，一幢緊接一幢的，香港紐約似的巍巍矗立著。天色是永恆的藍，藍天下的一汪搖蕩的綠水，繫上牽連著兩地命脈的白衣帶，本來應是筆直的，此刻竟成了迂迴似的溫柔。

只因爲風入長堤，士敏土築成的堤岸，暖融融的，懶慵慵的，漸漸消溶成一條白色的絲羅。九月已經到來，在遠方，也許已是初霜的時節；但在這南端的城市，這個國度裡與赤道最爲接近的城市，陽光暖和得令她的子民不願睜開眼睛來。更何況剛從冷氣呼呼作響的咖啡座出來。才享受過一頓以金黃的蜜糖攤煎餅爲主的下午茶，走了一小段路後，斜靠在髹上白色漆料的長木椅上，把髮把身把魂靈都交給了風，任由他留在耳畔蕩漾成細語，喁喁。

捲送著海潮音的和風，在一個平和午後的悠遊中，幾成天籟，可以催眠長椅上的戀人入夢。而長木椅背後，緊張倉惶的車輛在風馳雷掣，州政府辦公署前的一座白花花的大噴水池，正嘩啦嘩啦的

自噴著泉源，池水旁的旅人蕉輕輕的搨動。相聚的時間縱然是以分秒計，但那一刻，卻成了記憶裡的永恆。

記憶裡南方的城市，是一片哄哄洪洪的亂。而三年前最堂皇的酒店，是樓高僅有五層的胡姬飯店，喜歡她自由的讓陽光滲透入的玻璃屋頂咖啡屋，四面是怡神的鮮活的綠，熱帶雨林中的野草野藤都移居了起來，牽牽絆絆的圍繞著。而那時，這裡提供的是城裡最香濃的咖啡。三年後，引人駐足仰望的卻是美輪大廈假日酒店市中心龐大的購物中心，而胡姬酒店已是一朵凋殘了的花，迎接回訪巴比倫的尋夢者的，是淡而無味冷得像冰的白煮雞蛋三文治。

三年的時間怳怳惚惚的過了，市容仍是不改其色的雜亂。縱使是最忙最亂的城市，也留得下那汪汪的綠水，那長長白白的堤岸，還有那把擁人入懷的風吧。風撩起紫花旗袍的下擺，雨早已停歇，分秒向前趨移著，只是等不到萬盞燈火點上，甚至等不到日落。但日落前總有一個暖融融的懶洋洋的下午，空氣裡帶有一點鮮而甜的雨絲，坐在白色的長木椅上，看海，遠方的一條長長的白絲羅，斜斜的橫躺著，風拂向堤岸，有點鹹味，淡悠悠的，卻是離愁。

## 夜攤

只要夜攤的燈一點上，出來覓食的人群蟻群便圍攏了過來。其實早已無燈可點，也無須點燈，那一系列一列的原子大燈，只要接上電池，便可以把搖搖欲老的夜幕還魂為生機奮發的白晝。在從前，熟食攤的光明來自汽燈，更久以前，是火水燈<sup>\*</sup>，更久以前的更久以前，想是燈影搖紅的蠟燭光吧。搖擺不定的燭光中，一個感著眉的俠客在獨斟獨飲，小客棧周圍內外的靜，潛伏著行將暴發的激風烈雨，忽聽得「唰」的一聲，一支飛箭自窗外的黑暗處射入，打熄了蠟燭，裡裡外外都一同陷入漆黑之中，這是武俠電影裡最浪漫的一個招式。

真實世界裡也多著無牽無絆的獨行客，只是陰晴不定的燭光已換成一覽無遺的日光燈，氤氳氳氳的，不再是小客棧外荒郊野林的雲煙霧氣，而是撲鼻薰人的油煙鍋氣，籠罩下的現代的獨行俠，都各據一桌，互不相干毫無感情的自吃自喝。某張桌上還擺著一把摺攏得整整齊齊的藍花小傘，益發顯出那個正在低頭吃麵的傘主人的孤寂。二十萬布爾喬亞人的現代都市啊，五步一攤十步一墟的夜市，都為無炊無灶的人而設。

那個賣蝦麵的小販與人大聲談話的鄉音，拖著小島上特殊的長長柔媚尾音，在一片哄哄的人聲車聲與鍋鏟敲擊聲中波浪似的陣陣傳來，觸動了久未回家的旅人黯黯鄉愁。多風景線有著長長彎彎海岸線的美麗島嶼，馬六甲海峽北端的一顆最明麗的珍珠，風味特佳

的小吃也成了經年累月在外的人對她的掛牽。面對著一盤食不知味的爪哇麵時，那鄉愁已不再只是鄉愁。許多年前的許多週末夜晚，曾有一個高高瘦瘦的人，牽著她弟弟牽著她，看了一場電影後，經過窄窄的日本橫街時便在熱氣騰騰的食攤中找張桌子坐下。那人的金絲細邊眼鏡閃著細緻的光芒，在油煙火氣中，她記得。

或者是在一個比那顆明珠更大一點的黃梨多甘蔗肥的島上，黃梅雨一下便可以一整天一整夜的濕漉漉個不停，那麼潮那麼冷的夜晚，在巷口的小夜攤吃了一碗牛肉麵後，想到的最好形容詞便是溫暖與溫馨了，這是那人最喜愛的字眼，她記得。

而不管是在島上，城裡，或鎮中，夜攤的燈火是冥滅或是明亮，鍋氣是薰人或是煩人，只要不是孤孤獨獨的單據一桌，對面有個人，有個人盈盈的笑看你，眯起他眼稍的細細皺紋，說：「好不好吃？」「好好吃喲。」你笑道，而小攤外可以是風，可以是雨，可以是淋淋，可以是漓漓，可以嚴，可以寒，但那一刻，那個無故相視而微笑的一刻，除了溫暖和溫馨外，還有相伴相牽的溫情和溫柔了。

[\*編者註]：火水燈，即煤油燈。

## 石頭街夜雨在灑

「這一次真是重溫舊夢了。」

而時間已過了十一年，即使是身歷其境置身其中，那感覺仍是恍惚而迷離的。我的同伴吃驚的問道：「你就一次也沒回來過嗎？」「是呀，」我認真的點著頭說：「一次也沒回來過。」然後又補充道：「因為沒有回來的必要。」接著便一疊聲的驚嘆此地的擁擠。

其實所謂的舊夢亦非昔日的情景了。因為再仔細的審視一番，從前擺在行人道上的多是地攤，而不是如今豎立起來的檔口，並且也萬萬不如現在的密集與侷促。我們簡直是貼著其他的行人挨身而過，還必須忍受著潮膩的頭髮中蒸發出來一團一團又濕又溫的熱氣。只有這氣味才是最真實的，從前的一切彷彿又都回來了。

剛剛走出百貨雜攤的重重包圍後便立即陷入食物攤子眼花撩亂的紛雜陣容中，我和我的同伴是為吃而來，於是就一檔檔的去看看到底在賣些什麼。我低聲說著：「不懂他們賣不賣給非他們種族的人？」他疑惑的問道：「怎會不賣給我們？」我便說出十一年前那次不愉快的經驗，那個賣糕點的婦人對當日的我以及另一個同學無理的漠視。而這許多年來沒有再踏足其間，也許真的是沒有必要，亦或許是得自那次遭遇後過的警惕。但這一次我差點不相信所看到的。

「你看，」我幾乎是驚叫的嚷說著：「全都是華人的東西！」原來這一整條的巷子除了賣沙爹的之外，其餘的食物攤不是賣包子便是賣釀豆腐，每一樣都有五、六攤之多。我們在一檔釀豆腐攤前停

下，我的同伴側頭問我：「試試這檔怎樣？」我便說好啊。他有點不放心的說道：「他不致於不賣給我們吧？」那個年輕的老闆邊切著豬腸粉邊對我們說：「自己選，選好了放在盤子裡。」我們聽了便十分愉快的動手挑選起來。

吃著時，釀豆腐的滋味是比不上安邦的好。我的朋友對猶生的苦瓜尤其欣賞，不停的讚好吃。我遊目四顧旁邊的人，一張張習見的面孔，赤褐色的，油亮的，鼻翼大而唇尤厚，男人喜歡留著短短的鬍子，眼睛是黑睜睜的亮著。披散著潮濕而油的長髮的靦腆女孩，不住地吃吃笑著，一面以眼尾掃瞄著身旁走來走去的同族男子。從前的那種惘惘的感覺又都回來了。

我述說著這裡的人與事，我的同伴凝神的聽著，不斷的表現出他的驚奇。後來彷彿是總結似的，我說：「至少在吃的文化方面我們已經可以交流得十分圓融了。」而這並不是來自政策的制定或官方的干涉，是有這個需要，人們便自然的去做。」我幾乎是出自激憤的說。他向我深思的點著頭。

我想我的朋友是個常常以心靈去看待這個世界的人。走過端姑廣場前時，那時天色還未全黑，他突然興奮的指著右手的遠處建築說：「那是什麼，這麼美？」「啊，那個我知道，」我解釋說：「是陸佑的舊園，現在好像是用來當古董公司的拍賣場。」「古董拍賣？」「是的，不過也快要拆了。」「真奇怪，」他留戀的望向另一邊：「這麼熱鬧的地方竟有這樣獨立的一棟房子，而且是全白的。你說快要拆掉？」「是呀，」我微微笑著說：「爲了發展，這裡的人全練就了一副鐵石心腸，不管古董不古董。」「多可惜！」他仍然不置信的說。我笑，同時也完全同意他的看法，那是棟曾經美無倫比的世家大宅，漸漸的，我爲我們的無能爲力而覺得蒼涼。

我們點的沙爹和釀豆腐還未吃完細雨便紛紛而下，越後來便索性轉變為淅淅瀝瀝。「怎麼走呢？」我憂愁的望著那雨：「越下越大了。好像沒有停的意思。」可是雨總算逐漸的小了，我們便招手叫賣釀豆腐的來收賬，隔桌有個男人立刻眼明口快以純正的廣東話高聲嚷道：「收鋪囉！」說完後便望著我們得意的笑，我們亦向他微笑，點著頭以示讚許。

我們離開時燈火好像已黯了很多，到底夜漸漸濃重了，而且是一個潮漉漉的雨夜。地上全是一灘灘的雨水，幸虧我們都穿著球鞋，才不致於濕透。我的同伴批評道路情況的惡劣，他說：「在新加坡，絕不會有這種情形。」我默念著那座廢棄了的巨宅，回頭再望向那一側，只剩下一點模模糊糊的白色輪廓，在一場悲愴的雨中。我似乎是愉快的說道：「至少那塊地皮是很值錢的。」然後便立刻發覺那是句多麼無力而乏味的話，於是便索性說起這條道路為何有個「石頭街」的舊名來。「也許以前這一帶有很多打石店吧。」我胡亂的猜測著，「後來獨立了才改以第一任最高元首的名字為名。」

而石頭街，與舊小說中的石頭城一樣，彷彿都是神話中遙不可及的名字。我們一路走，燈便也一路暗下去，好像已走進了時間的甬道，赤裸著肩背的打石工人在暑熱下正一鋤一鋤地開拓著吉隆坡，可是再凝神去聽時，卻什麼也沒聽見，只有仍然喧鬧的汽車聲混雜著人的大聲談話聲在彼此糾纏。前行者的辛勞與汗水亦已消散在堅硬的石塊中，我們所走過的，無非是歷史湮沒了的記憶。只不過是百年來的歷史，便已淪落得沒沒不可聞，甚至還可以引起一場激烈的論辯。反正文字向來都是虛妄的。或許可以忠實見證的，是這一排排醜極陋極的舊店屋，還有那座曾經傲視群倫的富家大宅，他們都是石頭街今昔變遷的目擊者。只是他們都只能默默無言，在

街燈越來越闌珊的夜雨中，等待無計可逃的命運向他們伸出毀滅的黑手。